



在香港聖神修院工作幾近十五載，這段漫長的歲月使我對神哲學院產生一份特別深厚的感情，所以在這次國內旅行中，我選擇了天主教神哲學院或大修院去拜訪參觀。

我邀了中心研究員溫順天神父伴行，他沿途給了我很大鼓勵和協助，令我完成了一次很有意義的旅程。

訪中國天主教神哲學院時，劉賽眉修女也正在北京，所以第一個拜訪是三人同行。

(甲) 中國天主教神哲學院

我們於六月廿八日抵北京。次日上午，依約到達位於西城區柳蔭街十四號的中國天主教神哲學院，這地方原為昔日輔仁大學司鐸書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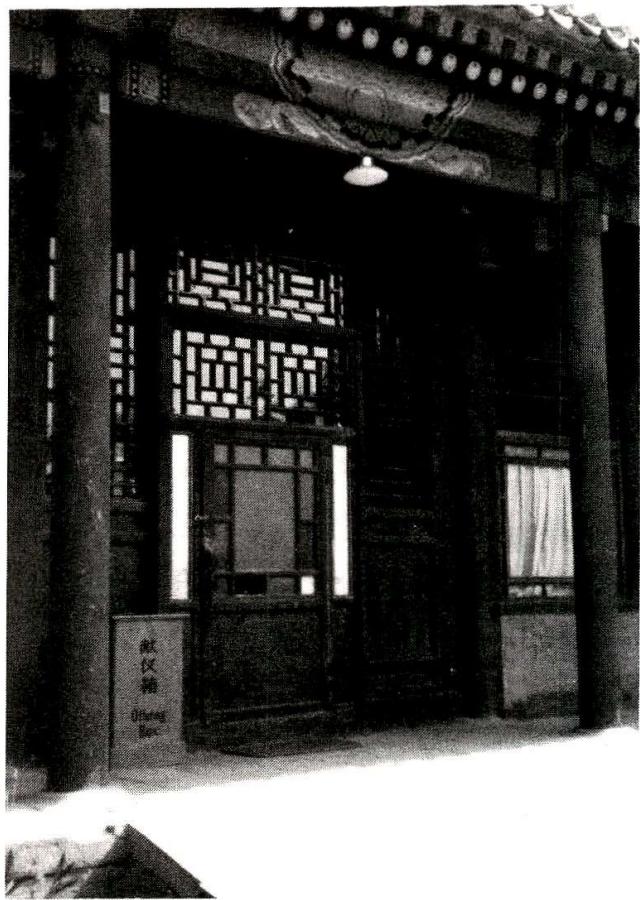
步入大門和園子後，蒙院長涂世華主教、副院長王子澄副主教及愛國會副秘書長劉

柏年先生迎迓。大家已相見多次，份外熟落親切。

他們先帶我們到神哲學院的中國式小聖堂祈禱，并告訴我們，這所小堂仍舊保持昔日司鐸書院小堂的原貌。隨後，往會客室交



北京神學院上課時



北京全國修院聖堂門口

談；涂主教很欣喜地告訴我們：這所神哲學院從去年九月二十八日開辦至今，已近一年，目前有修士五十六位，除了兩位年紀較大，由涂主教親自教導外，其餘均是由全國各教區推薦，經考核後錄取的年輕修士。這所神哲學院採六年制；他們目前所攻讀的第一年課程包括：教理、拉丁文、中國文學、歷史、地理及政治等。由於課室小，無法容納全部修士，故分在兩個課室上課，致使教授花多了一倍時間。涂主教又指出：那兩位年長的修士，等待了很長的歲月，才能修道，給予其他年輕修士很大鼓勵。當問及爲什麼

會有這麼多年青人願意修道時，涂主教答說，這是教友們虔誠的緣故。

王副主教告訴我們：他們請外間大學教授來院講授一般文化科目；至於其餘的，則由主教、神父負責，他們一面教學一面寫教材，十分忙碌。

劉先生亦告訴我們：目前，他們正覓地另建一座新院舍，屆時將會很寬敞方便，還可包括一個較完備的圖書館，能容納外間友好捐贈的書籍。

交談完畢，他們帶領我們上二樓參觀修士上課的情形。當時，一半修士正在上拉丁文課，另一半正在上政治課，大家都很用功。之後，他們又帶領我們參觀修士們的寢室，修士們每兩三人同住一房，每間都很整潔簡樸，還掛有聖像。

(乙) 瀋陽天主教神學院

七月一下午，溫神父和我抵達瀋陽，入住賓館後，我們即往位於河區小南街一段華光里二號之瀋陽天主教神學院。這所修院座落於主教座堂旁，十分寬大，由東北三省合辦，於去年三月開學。副院長杜世才神父很大方地接待我們，并告訴我們：瀋陽主教徐振江兼任這所神學院院長，他剛於上週因癌病不幸逝世，遺缺由鄰近教區的趙佑民主教接替。他又告訴我們：這所神學院採取四年制，目前有修士五十人，年齡均在十八至廿五之間，大多來自熱心教友家庭，甚至屬於第四代的教友，他們在高中畢業及經過考核後才獲錄取。他繼續說：院方希望把修士培育，達至大學水平；修士畢業後，還須實習一年，才能晉鐸。杜副院長還應我們的詢

求，囑人給我們抄了一份今年的課程表如下：

課程表

星期 科 目 節	壹	貳	叁	肆	伍	陸
1		教理	英文	倫理	拉丁	拉丁
2	語文	教理	英文	倫理	古文	歷史
3	語文			倫理	古文	歷史
4	語文				古文	歷史
5	英文	聖經	拉丁		政治	英文
6	英文	聖經	拉丁		政治	英文
7		宗音	宣講		政治	宗音
備考						



修士們在彌撒中唱經

交談完畢，杜副院長領我們上樓參觀神學院之課室及寢室，修士們也是數人同住一房，內部整潔簡樸，像似北京的中國天主教神哲學院。

這天適逢耶穌聖心瞻禮，我們參加了教堂下午六時的大禮彌撒。教友滿堂，修士們也列席於至聖所旁。又有一位修士擔任讀經員之職，他在彌撒前很端莊而鏗鏘地講解了

耶穌聖心瞻禮的歷史及意義，彌撒中又用中文朗誦福音。參與禮儀的教友和修士們都很虔誠。



修士們在聖堂門前

(丙) 四川天主教神哲學院

七月八日，我倆抵四川成都。次日即自行往訪位於和平橋街二十九號的四川天主教神哲學院，該學院亦與天主堂座落在同一間很宏大的中國式建築物內，中間有一個露天的小庭園。我們先會見了教堂辦公室人士李震宇先生、包志清女士及周佩芳女士，他們欣然帶領我們參觀這所神哲學院的庭園、課室、睡房和飯堂，也與神師胡大國神父、教理教授王毅神父及剛下課的修士們作了衷誠的交談。據悉，這所神哲學院於今年三月十五日開學，四月五日才舉行開學典禮，現有三十四名修士，年齡在十八至廿八之間，來

自貴州、雲南及四川三省；這所學院採取四年制，畢業後，還須實習一年才能晉鐸。由於徵用單位尚未完全搬出，所以飯堂暫設在院子的走廊上。

課室外，掛着修士們的作息時間表如下：

作息時間

5:30	起床
6:00—7:00	望彌撒
7:00—7:30	早操
7:30	早餐
8:10—9:00	上課
9:10—10:00	上課
10:20—11:10	上課
11:20—12:00	自習
12:00	午餐
2:30—3:20	上課
3:30—4:20	上課
4:20—5:20	體育勞動
5:20—6:00	自習
6:00	晚餐
7:30—8:30	晚自習
10:00	滅燈就寢



王毅神父（中間者）



四川修院修士們

由於我們事先未知會學院當局，而院長、副院長及教務主任均有事外出，因此，我們很坦率地表達了我們希望拜會他們的願望。果然，我們次日接到了電話，邀我們下午再到學院相會。

這次接見我們的，有院長李熙亭主教、副院長范導江主教、教務主任陳適中神父、拉丁文教授王良佐神父、愛國會秘書李家俊女士及左世秋先生。在彼此交換兩地教會及修院現況後，李主教表示歡迎與外間之交流，又說：修院因今年開課太遲，要利用暑期補課。陳神父又告訴我們：這學院的四年制中，第一年主修文化、教理、拉丁文，第二年主修哲學，第三、四年主修神學。

范主教、王神父及李女士亦很友善，問了一些有關國外教會及神學院的問題。

道別前，李主教贈我們聖牌一枚、聖相數張，皆為本地產品。

(丁) 中國天主教武昌修院

七月十一日，我們抵武漢。下午隨即訪問位於花園山的中國天主教武昌修院，院址原為昔日的武昌小修院。因院長董光清主教不在，我們會見了副院長周行愚神父、教授彭澤生神父、修院旁之本堂馬駿神父、愛國會秘書童文燦先生、以及修院總務李先生等。

這所修院由廣東、廣西、湖南、湖北、河南五省合辦，於去年十月十八日開學，目前共有修士四十位，年齡均在十八至三十之間，來自教友家庭，也是高中畢業經考核後才被收錄的。

周副院長披露：由於這是第一年開辦修院，效果未及理想，因此，為了要集中精力改善，明年可能暫不收新生。

問及課程安排時，周副院長告訴我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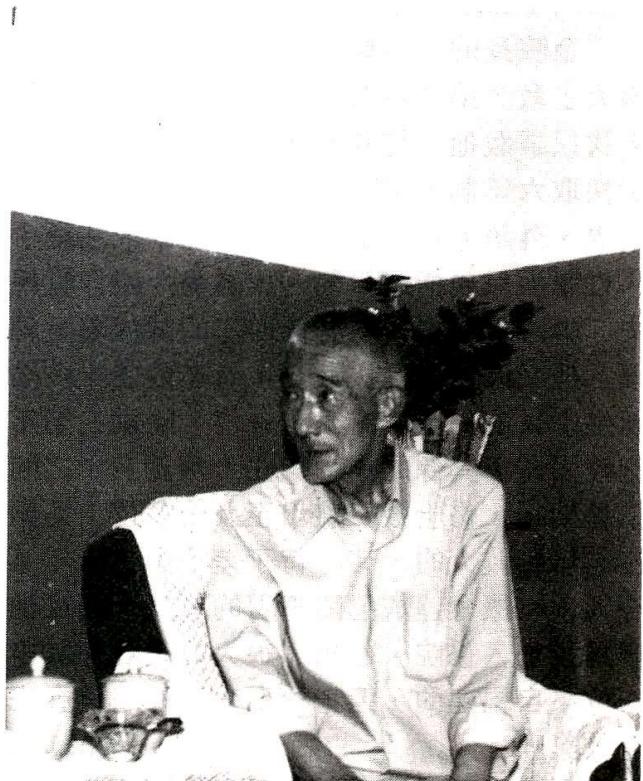
修士們在聖堂內齊誦玫瑰經

這所修院採取五年制，最初的年半時間主修哲學，以後的三年半時間主修神學。他隨即解釋說：我們希望用五年的時間，把昔日六年制的課程內容全部教給修士們；特別把昔日第一年哲學及第一年神學的內容均濃縮為半年。

周副院長告訴我們：目前，他自己教邏輯學，彭神父教拉丁文；將來，他自己會負責教義神學，彭神父則負責倫理神學。

交談完畢，童先生和他們全體一起帶我們參觀修院的課室、寢室及其他設備。修士們當天剛考完試，份外輕鬆，有的在園子散步談話，有的在散心室下棋。

臨別前，我們亦看見修士們齊集聖堂，一起虔誦玫瑰經。



彭澤生神父

(戊) 上海余山修院

七月十五日下午，我們抵達上海，當天晚上便在徐家滙聖堂的會客室會見了余山修院院長金魯賢神父以及上海教區秘書長沈保智神父，約定次日共赴余山修院。溫神父因未事先申請進入余山的許可證，無法同行。

次日早上，金院長、沈神父和我共乘專車，沿途攀談，抵達中國著名的朝聖地余山時，並不覺得已走了一個鐘的路程。修院建在中山聖堂之側，於一九八二年十月十一日開學，已發展到由上海、江蘇、浙江、安徽、山東、福建、江西六省一市合辦。

金院長告訴我：修士們剛於上週考完試，已放假回家，院中只剩下三幾位修士；而教授們辛苦了一年，也到別處避暑去了。

金院長的余山修院週年報告已見於《中國天主教》第八期及《鼎》第十九期，所以，我只請教他一些其他新的發展。他說：修院採取六年制，第一、二年的課程着重中國文學、外語（每位修士要選讀英語或法語）、哲學（只包括邏輯學、認識論、西洋哲學史、中國哲學史）；其餘四年的課程着重神學。他又說：修院按計劃，每年收三十多名新生；目前修士共有六十一位，除兩三名年紀較大外，其餘的年齡均在十八至三十之間；暑期後，修士數目將增至九十多位；那兩三名年紀較大的，皆等待了差不多三十年，今天才有機會達成追隨聖召的願望，而且他們為了加入修院，作出了很大的犧牲，其中一位來自福建的，還把快要拿到的退休金完全放棄哩。

金院長又透露，希望不久的將來，在余山脚下興建一所新院舍，足可容納二百名



修士，屆時現用的修院會改作修女院。

參觀了修院的課室、飯堂和宿舍後，我們一起享用豐富的午餐，同席的還有八十四歲的修院神師徐元棠神父和余山本堂顧品賢神父。



修士寢室

在金、沈、顧三位神父帶我參拜中山的聖堂及山頂上的中國唯一大殿前，我曾就《百姓》雜誌不久前所刊載有關他及佘山修院之事，率直地詢問金院長。他答道：我已閱讀過那篇文章；講這些話的人從未親自到過我們的修院參觀；為什麼他不先來考察，却下此武斷？

金院長為人健談、開放，甚有學養，對現代神學之發展十分關注。他曾提到德國神學家拉內（K. RAHNER），他本欲聯絡這位著名神學家，邀他來佘山修院參觀演講，可惜拉內最近已去世。

（己）兩點建議

拜訪了上述五間神哲學院後，我們只剩下北京教區天主教神學院尚未參觀，該神學院於八二年十一月開辦，院長是王基志神父，副院長是孫尚恩神父。傅鐵山主教會虛懷若谷地對我們說：這所神學院位於離北京市頗遠和尚未開放的郊區，目前只有八位修士；希望他日搬入市區、更具規模時，才請我們參觀。

雖然如此，把上述五間神哲學院的初步接觸連結起來，我們已足以領略國內天主教修院的現況。從中國天主教代表會議於一九八〇年六月二日所通過有關籌辦神哲學院的決議，至今天的可觀成就，亦足以看出籌辦修院者的決心和認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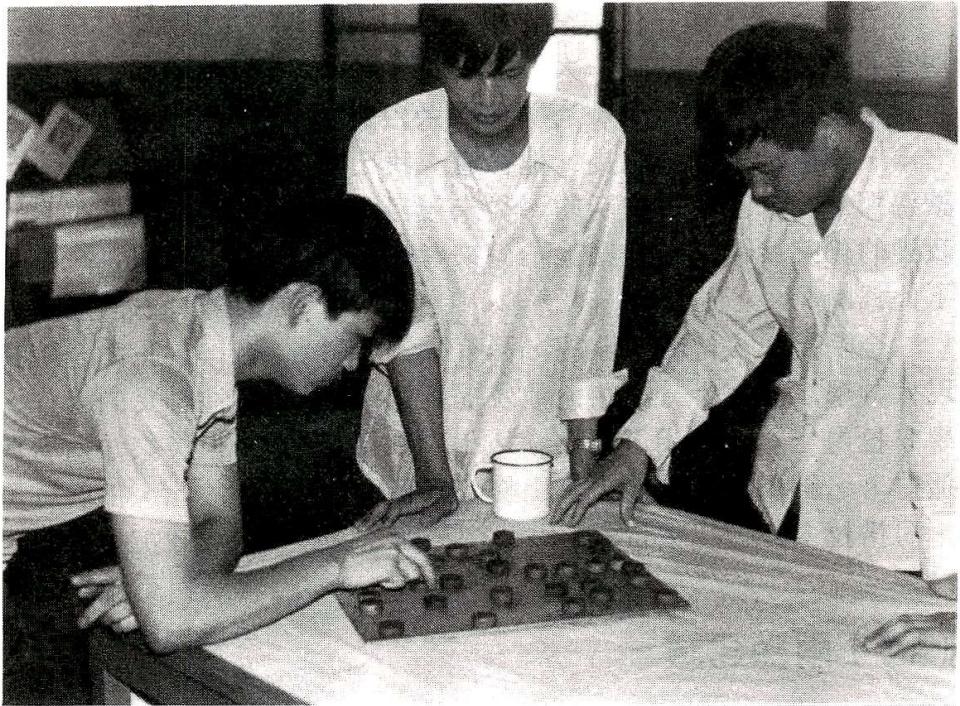
既然國內神哲學院尚處於涂主教和金院長所說的「摸索階段」，故此局外人不宜太早批判。

另一方面，我亦欲以友好態度，向國內神哲學院負責者提出以下兩點建議：

(一)據《中國天主教》第九期載，今年三月，中國天主教神學教材研討會會在北京舉行，出席者有上述神學院的正、副院長，會中除釐訂編寫教材原則外，還交流了辦神學院的經驗。（頁三十九至四〇）

我以為，假如能把這樣重要的交流擴及國外，不但能省去很多人力物力，也可促進合作。正如金院長告訴我，他看到了一本德日進神父的著作，覺得很好，本欲請人翻譯，但後來知道台灣已有人把它翻譯和出版了，故此，他就乾脆托人購入。隨着國家門戶開放政策，今日已舉行過不少國內外的研討會議與交流，將來勢必更加頻密，而且歐亞美三洲的熱心人士亦樂意促成國內外神學院負責者之間的交流，故此，希望國內神學院院長能認真考慮這方面的誠意邀請。每個國家或地域都有自己的特殊性，因而注重中國本地神學院的建設是正確和必需的，但是，同時也不能忽略採取開放及批判的態度與外地神學院交流，因為這樣才能吸取外地的精華，使自己本地神學院的建設邁向更深更成熟的發展，促進普世教會之間的共融。

(二)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的「司鐸之培養法令」指出：「在大修院中所施於修士的完整教育，應指向一個目標，即按照耶穌基督乃導師、司祭和牧者的標準，培養他們成為真正的牧人。」（第四號）這段說話正好點出今日司鐸培育的新趨勢。昔日的司鐸培養着重了基督司祭的角色，以施行聖事，尤其以祝聖聖體及赦罪為司鐸職務的特色，以致出現了鐸職與社會生活逐漸脫節的偏差現象；今日的司鐸培育力圖矯正這種偏差現象，返本歸原，使司鐸的宣道、聖化及牧民職務都指向基督牧人的角色，能以愛心和開放態度與現代人交往，執行基督的救世工作，



武昌修院修士們在下棋

發揮基督的服務精神。由於這個觀念的轉變，今日司鐸的培養，除了在課程上作出了合乎本地情況的調整外，也特別注重對申請入院者所作的心理測驗，以成熟人格及獻身動機為準則去鑑定申請者的適宜性。相信這些新路線和方法的分享，對國內修院必能產生啓發作用。

另一方面，國內修院對歷史傳統的重視和重編課程的新嘗試，為國外教會也是一個偌大的貢獻。比如：國內修院對拉丁文之重視，為國外那些已經放棄拉丁文的修院，可以產生提醒作用，能使他們覺悟到，學習拉丁文達至能明白教會文獻的程度，仍屬需要。又比如：在佘山修院哲學課程中，對中外語文及中國哲學的重視，以及把一些不太實用的士林哲學科目濃縮放入西洋哲學史內去教授，都是很有見地的嘗試，值得國外修院，尤其港台兩地的修院參考。



上海修院課室

最後，我衷誠期望這篇簡略的遊記及建議亦能產生拋磚引玉之效。

寫於一九八四年九月十三日